

在地震的废墟上

中杰英

247.5
38

四川人民出版社

I247.5

788

3

DK53103

在地震的废墟上

中英杰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成都



A 623000

责任编辑：杨字心 金 平

封面设计：邹小工

在地震的废墟上

中杰英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3 $\frac{1}{2}$ 插页4 字数53千

1982年7月第一版

1982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3,250册

书号：10118·556

定价：0.30元

内 容 简 介

T城发生大地震的翌日，地震工作者韦凡赶到了极震区。触目惊心的景象，唤起了他的党性和革命人道主义精神，他决心突破工程抗震研究中的尖端，为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开辟一条崭新的途径。

小说围绕这个线索展开了故事。写出了韦凡在攀登科学高峰的过程中所经历的种种挫折，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人事的繁杂和爱情的纠葛，表现出他为振兴中华而刻苦钻研的不屈不挠的性格。在他身上，有苦恼和焦虑，有失望和悲愤，但更具备着忘我奋斗的崇高情怀。这个文学典型，颇为丰满，亲切感人，很有现实意义。

1

大地在震荡，翻江倒海，山崩地裂。

它象被绳索捆绑得太久了的一头猛兽，积聚了巨大的潜力，突然奋起挣扎；它象隐藏在浓云里的高能电荷，以强力的电动势猛烈击发，撼天动地。它本想冲决大海，灭绝生灵，但在统治宇宙的铁的自然法则面前，攻势粉碎了。这头失望的猛兽在筋疲力竭之后沉睡起来。它孕育着、聚合着神秘的内力，准备着下一次更残酷的报复。

兽蹄扫荡之后的世界，留下的是死亡和毁灭。潮湿的废墟上不住飘来刺鼻的烟雾和腐烂的恶臭。火灾的余烬在冒烟。未能脱逃的生物在层层颓墙败壁下默默地解体溶化……城市已毁于顷刻之间。在震波图上记载的破坏性强震持续的

四十秒钟里，人们恐怖奔逃，凄厉呼叫，房屋倒塌，桥梁坼裂，地下水和流沙涌上田野，接着是大火的延烧。如今，这一切都沉寂了，两天的大雨冲去了最原始的惨象，剩下一片瓦砾和东倒西歪的电线杆。只有那紧张的挖掘和急促低沉的人声，表明这个地方还有生的希望，还有从麻木中复苏的痛苦和热泪。

仅仅四十秒钟啊，多么可怕！

人类在灾难面前开始沉思，从废墟上寻找那神秘的猛兽的足迹。那地下的猛兽何止是践踏了生命和财富，它侮辱了人的智慧和理性，它蹂躏着人类的尊严！万物之灵啊，你为什么这样软弱无能？！

一双硕大的皮靴在潮湿的瓦砾堆上出现了。它迈着沉重而缓慢的步子，在危楼和断墙之间曲折盘桓，四顾寻觅。那笃笃的脚步声仿佛在传递他对地球的叩问和质询……

皮靴忽然停了下来，好似粘在地上不动了。一具披头散发的女尸裸露着半截身子，向前伸出微屈的双臂，似乎要抓住这双大皮靴，向它述说那最后的时刻……暑热的夜晚让她熬到将近黎明的时候方才进入梦乡，猝然被巨震惊醒，慌忙拽过自己的孩子，狂呼自己的丈夫，跌跌撞撞地向

漆黑的楼梯间跑去。可是剧烈的颠簸和撞击让她完全失去控制，孩子脱手了，丈夫不见了，一阵天旋地转，一切便完结了。可怜的人们还没有来得及弄清灾难来自何方，思维便离开了躯体。

这皮靴的主人，人类命运的探索者，头戴安全帽，背负着蓄电池的方匣，肩上扛着一架新闻摄影机，俯下身子，睁大那双深邃而富于想象的眼睛，以带有几分冷酷的神情，久久地凝视那女尸的脸容。他极力想听到悲剧的全部录音和未及说出的遗言。他不断地想象、构思，在脑子里描述着大自然谋杀生命的整个过程。

他似乎终于听清了那年轻母亲的对话，领悟了她那未闭上的瞳孔的含意。这严峻的探索者擎起摄影机把她的脸部照了下来，而后默默地从瓦砾堆被遗弃的凌乱衣物中拾起一条没有血污的毛巾毯，轻轻盖在那裸露着的冰冷的身躯上。

随着视线移向建筑物的深处，他隐隐约约地看到在震得参差错落的水泥预制件下面，露出许多雨水淋湿的不祥之物。他的神经颤动了一下，浑身的毛孔收缩起来。这个街区还来不及进行内部清理，堵塞的道路无法打通，工程机械和汽车都开不进来。这样狼藉的情景比比皆是，他已经见到了许许多多不幸的楼梯间，拍下了几百呎的

胶片。

“愚蠢！”年轻的工程抗震研究者愤愤地喊道，“楼梯间应该是最可靠的救生安全岛，可是我们反倒把它设计成最薄弱的环节！”

他带着悲愤和沉痛最后看了一眼已盖上毛巾毯的死难者，恼怒地转身举步而去。

2 韦凡，六十年代毕业于建筑抗震专业，不过三十几岁，凸出的前额上已让持久的社会动乱和连年的地震悲剧刻满了忧伤的皱纹。他那粗糙黝黑的脸膛，一双深陷而冷峻的眼睛和微微翘出的下颏，都显得和年龄不相称。加上一身粗陋的衣著和久未梳理的须发，更令人感到他不象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而象一个打零工的流浪汉或者是刚从劳改农场放出来的穷光棍。

T城大地震的翌日，韦凡带领野外工作队乘直升飞机到达极震区，夜以继日地进行现场勘察。为了搜集实地材料来支持自己的独特观点，他在午饭后的这点空隙时间，独自离开队伍进入一个未被清理过的偏僻地区。韦凡十分崇信一位外国地震学权威的告诫：应当尽快赶赴现场，以

便观测到那些尚未被余震和营救活动所改变的原始状态；我们对那些残存的建筑比对那些完全损坏的建筑更感兴趣，因为我们最需要知道的是它们没有倒塌的原因，而不是为了凭吊废墟！

在告别那位死难的年轻母亲之后不久，韦凡发现了所要寻找的目标。一幢三段式的六层楼招待所，孤零零地屹立在周围已被夷为平地的平岗上。外表虽有些微局部损伤，但它显然在十一度裂度的震中区奇迹般地保存下来了！它为什么会这样坚固，是什么结构支持它在一场空前的浩劫中没有跪倒在猛兽的脚下呢……

韦凡不禁大为惊奇，仔细观察室外的土质地势和基础特征，然后进入到大楼的前厅。这里的内部结构没有受到大的损害，虽然家具凌乱翻倒，到处都是摔碎的玻璃，暖瓶壳滚落地上，可是地上没有血迹，也找不到人群仓猝奔逃推拉碰撞时会大量失落的鞋子、衣扣和发卡这一类东西。从局部剥落和裸露的部位上，韦凡渐渐看出了房子的一些秘密。楼梯宽敞而平缓，墙体配有钢筋混凝土的构造立柱，周边围有轻型的圈梁。这便使易碎的砖墙有一个强劲的护卫框架。房子避免了各种复杂的附加物，断面组成明快简单，大大减少了震动时的惯性破坏力。施工质量看来

也很考究，砖体虽然裂了，胶结砖缝的灰浆却安然无恙……韦凡从内心佩服这位有远见的建筑设计师。他只增加了百分之一的建造成本，便大大地提高了抗震性，居然让一幢很普通的房子在十一度裂度下坏而不倒，实现了救生的目的！当哥伦布把鸡蛋立起来的时候，绅士们曾讥笑他的方法平淡无奇，这幢房子的抗震结构也非常简单，但可惜当时还没有别的人采用！

韦凡当即决定下午把考察组转移到这儿来，把建筑物列入重点勘测对象。为了掌握全面情况，他拍摄了几个典型的图象之后，便冒险攀援而上，沿着阒无声息的楼梯和走廊逐段察看，一层一层地翻上去。皮靴后跟上的铁钉在空旷的楼层里发出一声声吓人的共鸣，不过这已经是家常便饭了。地震工作者首先要克服对死亡的恐惧，包括自己的死和别人的死；而后要学会抑制夺眶而出的眼泪，把一切的同情、怜悯和悲伤，深藏在理性的思考和人道主义的原则里，变成对伟大目标的追求的动力。他经常对自己发出冷酷的嘲笑：伽里略，布鲁诺，塞尔维特和里沃夫为探索大自然的奥秘而牺牲，你已经虚度三十四年，又为人类做了什么呢？

韦凡上到五层楼的时候终于找到了建筑物的

漏洞，楼梯构件已经脱落，不能再用了。这仅仅是由于电焊工的粗心大意，应该用双面焊接的钢筋连结点只焊了一面，焊缝被轻易地拉开了。他顺着一道摇摇晃晃的扶栏象猴子那样爬上六楼，这里有一大片屋顶塌落了，雨后的阳光正从大空洞里透进来。看起来这里被肢解的所有连结点，正是由同一位偷懒的电焊工干的！

韦凡在思索中忽然听得什么地方传来一阵短促的微弱哼声，仔细听时又不响了。他慌忙钻进几个敞开门的房间去看，没有找到人，便侧起耳朵沿着走廊小心地搜索，找出了声源的所在。他立即推动一扇关闭的房门，但里面似乎被卡住了推不动。韦凡搬来一段硕大的混凝土碎块狠狠地撞过去，门倒了。一块塌落的屋面板横在门里，将一个老年人的大腿压在下面。那人已气息奄奄，无力挣扎，但他也和这幢大楼一样奇迹般地生存下来了！

韦凡狠命地一咬牙用肩膀抬起屋面板的一角，用脚把那位幸存者蹬出险境，把自己的安全帽套在他的头上，立即背起这垂危的伤员向楼下转移。可是楼梯已不能用了，走外墙的消防梯又力所不胜，现在只有求助于机智和勇气了！这不要命的小伙子横下一条心，把伤员转送到一个阳

台上，把招待所客房里被遗弃的床单撕成一条一条，联结成一根长长的布绳，一头系在栏杆上，一头拴住那位幸存者，徐徐地把他降到地面。然后他把自己的衣物束好，双手抓住布条，缒绳而下。

这一刹那，韦凡猛然感到楼宇晃动起来——余震发生了！他在半空中象荡秋千一样被重重地扔了出去……

3 阮丹站在三楼的半圆形露台上郁郁地望着医院的大门。年轻的女医生胸前挂着听诊器，双手懒散地插在白罩衣的口袋里。她有着白皙的皮肤，体态婀娜，脑后挽一个蜜桃式的发髻，一双不住闪动的神经质的大眼睛，脸上挂着一副令人费解的、淡漠的微笑。不过这几天，那淡漠的笑容不见了，一种淡淡的哀愁爬上了眉头。

从灾区运来了数不清的伤员，开进门来的汽车络绎不绝。有些汽车没有挡风玻璃，驾驶室瘪进去许多坑，要不就是车厢顶棚上穿个大窟窿，甚至连开车的司机也缠着裹伤的绷带。抬下来的伤员先看瞳孔，听心脏，把尚有一线希望的都留

下了。病房和走廊都已占满，围墙里搭了帐篷，今天的帐篷又搭到墙外的小树林里去了。阮丹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心里觉得十分难受，她不知道应该再做些什么来减轻精神上的压力。下了夜班她没有回宿舍，留下来帮病房干些小事，这就是尽其所能了。阮丹在动乱的年代里勉强从医士学校毕业，眼界很高却没有什么实际的本领，但对那些伤天害理的政治儿戏又不屑一顾。她只好抱着对现实世界超然物外的傲态，二十八岁头上还没结婚，一心只等待生活奇迹的出现。至于这样的奇迹到底会不会出现，在哪年哪月才会出现，那倒是很次要的，重要的是等待，是相信它会出现。

但是，这样的奇迹现在似乎出现了。正当阮丹在露台上沉入苦闷和感伤的时候，那边的柱子上倚着一个头上缠着绷带的伤员，架着一根拐杖在默默地注视从汽车上抬下来的一副副担架。这人蓦然长叹一声，猛地用袖子拭一下眼睛，好象很愤慨的样子，低着头一瘸一拐地回病房去了。女医生回头看看，不觉心里一动，没想到这个伤员竟是韦凡，他不是一个近乎铁石心肠的书呆子吗，怎么居然会偷偷地哭鼻子呢……

她清楚地记得，被偶然顶班派往T城接儿童

伤员那天，在救护现场临时往汽车里塞了两副成年人的担架。护送的人说，这个年轻人因为到六层楼上去营救那个老头被摔坏了。可是这两个人一直昏迷不醒，阮丹只好在车上用手举着瓶子给他们输血。因为带的血浆不够，在转运途中她又为那位“O”型血的年轻人献了一次血。办完入院手续之后她才知道，这个貌似苦力的垂危伤员竟是研究地震的科技人员，而且被安排在她协助值班的病房里。这个人仿佛有一种与众不同的顽强生命力，以惊人的速度在恢复健康。不过他几乎从不说话，对医护饮食没有提过任何要求，简直让人怀疑是个哑巴。直到前天研究所来人探望，捎来两个大书包，他才简短地和来人交谈。从那时候起，他便埋头查阅书包里的资料，不断用放大镜检视送来的电影胶片，靠在病床上奋力写着什么。

“可是他现在居然哭了！”阮丹疑惑地想道，对这位不修边幅的“科学家”发生了猎奇的兴趣，“他一定是觉得，没有把地震预报出来，造成这么大的伤亡，良心受到谴责，所以才那么难过吧。哎——”女人超然地苦笑一下，“现在没有人重视科学，又不是你一个肩膀能承担的责任，何必自己往身上揽呢！不过有这样的自责之

心，表明你还是一个超越时代的怪人，比眼下那些充斥世界的庸碌之辈在人格上要高出一头！”

“五号床的韦凡，来一下。”女医生在病房门口装模作样地喊了一声。

那个年轻汉子架着拐杖茫然站在她面前了。

“有件小事想单独跟你谈一谈。”女医生说道，搀着他向走廊的拐角处走去。

那是一间从走廊的死胡同里隔断出来存放破旧什物的小屋，阮丹和一位护士长占着这个地方，有空时整理一些病案并干点私事。屋子里仅有一套旧桌椅，小窗户上透进不太明亮的光线。与这幽暗气氛很不调和的是墙上挂着一幅南丁格尔提着马灯的油画复制品和一只惹人喜爱的绒毛玩具企鹅，显出了一点生活情趣。

“你刚才哭了吧？”阮丹请韦凡坐下来，随便地问道。

“就算是吧。”韦凡勉强地答道，不觉心里一怔：难道叫我来就是为了谈哭的问题吗？这女医生真古怪。

“你是搞地震预报的？”阮丹接着问下去。

“不。”

“搞地球物理的？”

“不。”

“那么你到底研究什么呢？”

“房屋抗震。”

“哦，我都猜错了。”阮丹失声笑起来，就象在跟老朋友聊天一般毫无拘束，“韦凡，你知道是谁接你到医院里来的？”

他发怔地摇摇头，若有所思地四下打量这鸽子窝似的小储藏室。

“你知道在你失血昏迷的时候输过谁的血吗？”阮丹取笑地望着他。

“啊！”韦凡恍然悟出了她的含意，脸上发热了，用感激的目光看着她，“谢谢你了，大夫！”

“不用谢，我们就算认识了吧。”

“我很感激你。”韦凡这时唐突地向这位还相当陌生的女人恳求道，“我想请求你一件事。”

“什么事？”

“让我出院行吗？”

“这怎么可以呢，”女人更大声地笑了，“我没有那么大的权，你的伤也没有好嘛！”

韦凡失望地沉吟片刻，又试探道：

“那么……我借你这间小屋干点事行不行？”

“干什么？”

“你看，”韦凡无奈地露出一副可怜样子，
“大量的数据要整理，片子要分析，要写现场报告，还要提出新的研究课题……可是你们的病房吵得要命，真不是个好地方！”

“唔——来吧！”女医生很爽快地同意了。

“第一，不许抽烟；第二，晚上九点以前停止营业；第三，有人问你，就说是我的……表叔！”

“不怕别人说闲话吗？”韦凡倒有点顾虑了。

“哦，我不在乎。”

“阮大夫，你真痛快。”

“我自己认定我是世俗的叛逆者。你是什么呢？”

“我是真理的探索者。”

两个人的目光相遇了，仿佛在互相阅读两本深奥的书。

4

过了几天。

晚上八点多钟，韦凡正在聚精会神地用电子计算器从震波图上换算合成振幅。小桌子上摆着各种图表、草稿纸、比例尺、铅笔和放大镜。他十分庆幸自己奇遇了一位慷慨相助的同情